

續傳燈錄卷第二十二

弱一

大鑑下第十四世

黃龍晦堂心禪師法嗣四十七人

黃龍悟新禪師
泐潭善清禪師

黃龍惟清禪師
青原惟信禪師

夾山曉純禪師
雙峯化禪師
保福本權禪師
護國景新禪師
道吾仲圓禪師
黃龍如曉禪師

觀文王韶居士
興化演禪師
景德慧英禪師
雲門寶宣禪師
天柱脩靜禪師
雲蓋師肇禪師
興化法海禪師

秘書吳恂居士上十八人見錄
顯明道昌禪師
集福寶嚴禪師
延禧智融禪師
勝緣居智禪師
興化法海禪師

大龜惟益禪師
雙峯如頴禪師
顯親如鑑禪師
建隆維慶禪師
西峯素禪師
法海法琮禪師

永樂北藏

續傳燈錄

第一九六冊

徐禧德占龍圖
意禪上座
韓宗古侍郎已上二十人無錄
寶峯文禪師法嗣三十人
兜率從悅禪師
泐潭文準禪師
洞山梵言禪師
壽寧善資禪師
五峯本禪師
報慈進英禪師
寶華普鑑禪師

公立夏倚居士
彭汝勸居士
吳中立大夫
法雲果禪師
慧日文雅禪師
文殊宣能禪師
上封慧和禪師
太平安禪師
洞山至乾禪師
寶峯楚原首座

黃檗道全禪師
超化靜禪師
雙溪印首座
泐潭福深禪師
龜山允平禪師
象耳惟古禪師
嘉祐道用禪師
北禪惟孝禪師
嘉祐贊禪師
雍熙道光禪師
谷山希祖禪師
北禪慧昭禪師
石霜紹珂禪師
湯泉禪禪師
曹山慧言禪師
南臺洪禪師
光孝寬滿禪師
安石王荊公已上十六人無錄

清涼德洪禪師
石頭懷志菴主
慧安慧淵禪師已上二十人無錄
花藥英禪師
北禪惟孝禪師
嘉祐贊禪師
雍熙道光禪師
谷山希祖禪師
北禪慧昭禪師
石霜紹珂禪師
湯泉禪禪師
曹山慧言禪師
南臺洪禪師
光孝寬滿禪師
安石王荊公已上十六人無錄

黃龍心禪師法嗣

黃龍悟新禪師王氏韶州曲江人也。魁岸黑面如梵僧。杜依佛陀院落髮以氣節蓋衆好面折人。初謁栖賢秀鐵面秀問上座甚處人對曰廣南韶州。又問曾到雲門否。對曰曾到。又問曾到靈樹否。對曰曾到。秀曰如何是靈樹。條對曰長底自長短底自短。秀曰廣南蟹莫亂說。新曰向北驢只恁麼拂袖而出。秀器之而新無留意。乃之黃龍謁寶覺禪師。談辯無所抵牾。寶覺曰若之技止此耶。是故說甲是悟得底。寶覺嗟曰選佛得甲科何可當也。

寶覺曰一塵飛而翳天一芥墮而覆地。安樂處正忌上座許多骨董。直須死却無量劫來全心乃可耳。新趨出一日嘿坐下板會知事插行者新聞杖聲忽大悟。齋起忘納其屨。超方丈見寶覺自譽曰天下人總是學得底。某甲是悟得底。寶覺嗟曰選佛得甲科何可當也。新自是號死心叟。榜其居曰死心室。蓋識悟也。久之去遊湘西。是時詰禪師領嶽麓新往造焉。詰問是。凡聖對曰非凡非聖。詰曰是什麼。對曰高著眼。詰曰恁麼則南山起雲北山下雨。對曰且道是凡聖。詰曰爭柰頭上漫漫脚。下漫漫新仰屋。作虛聲。詰曰氣急。

絃人對曰恰是拂袖便出謁法昌遇禪師遇
閻近離甚處對曰某甲自黃龍來遇云還見
心禪師麼對曰見遇曰什麼處見對曰喫粥
喫飯處見遇持火筋於爐中云者箇又作麼
生新拽脫火箸便行新初住雲岩已而遷翠
岩翠岩舊有淫祠鄉人猿僧酒戲汪穢無虛
日新誠知事毀之知事諱以不敢擬禰新怒
曰使能作禰吾自當之乃躬自毀拆俄有巨
蟒蟠卧內引首作吞噬之狀新叱之而遁新
安寢無他未幾再領雲岩建經藏太史黃公
庭堅為作記有以其親墓誌銘於碑陰者新
惠罵曰陵侮不避禰若是語未卒電光翻屋

雷擊自戶入折其碑陰中分之視之已成灰
燼而歲記安然無損晚還住黃龍學者雲委
屬疾退居暖堂夜參豎起拂子云看看拂子
病死心病拂子安死心安拂子穿却死心死
心穿却拂子正當恁麼時喚作拂子又是死
心喚作死心又是拂子畢竟喚作什麼良久
云莫把是非來辨我浮生穿鑿不相干有乞
末後句者新與偈云末後一句子直須心路
絕六根門既空萬法無生滅於此徹其源不
須求解脫生平愛罵人只為長快活政和五
年十二月十三日晚小參說偈十五日泊然
坐逝訃聞諸方衲子為之嗚咽流涕荼毘得

舍利五色閻世七十二坐 四十五夏塔于晦
堂之後

隆興府黃龍靈源惟清禪師本州陳氏子印
心於晦堂每謂人曰今之學者未脫生死病
在甚麼處病在偷心未死耳然非其罪為師
者之罪也如漢高帝給韓信而殺之信雖死
第一

其心果死乎古之學者言下脫生死效在甚
麼處在偷心已死然非學者自能爾實為師
者鉗鉗妙密也如梁武帝御大殿見侯景不
動聲氣而景之心已枯竭無餘矣諸方所說
非不美麗要之如趙昌畫花花雖逼真而非
真花也上堂鼓聲纔動大眾雲臻無限天機

一時漏泄不孤正眼便合歸堂更待繫詞沉
埋宗旨縱謂釋迦不出世四十九年說達磨
不西來少林有妙訣修山主也似萬里望鄉
關又道若人識祖佛當處便超越直饒恁麼
悟入親切去更有轉身一路勘過了打以拂
子擊禪林下座上堂江月照松風吹宋夜清
宵更是誰霧露雲霞遮不得箇中猶道不如
歸復何歸荷葉團團似鏡菱角尖尖似
錐上堂三世諸佛不知有恩無重報裡奴白
牯却知有功不浪施明大用晚全機絕踪跡
不思議歸去好無人知衝開碧落松千尺截
斷紅塵水一磯上堂至道無難惟嫌揀擇但

莫增愛洞然明白祖師恁麼說話瞎却天下人眼識是非別緇素底衲僧到這裏如何辨
明未能行到水窮處難敎坐看雲起時
隆慶府泐潭草堂善濟禪師南雄州何氏子
初謁大鴻臚禪師無所得後謁黃龍龍示以
風箏話久而不契一日龍問風箏話子作麼
五
弱一

生會師曰迴無入處乞師方便龍曰子見猫
兒捕鼠乎目睛不瞬四足踞地諸根順向首
尾一直擬無不中子誠能如是心無異緣六
根自靜默然而究萬無失一也師從是屏去
閉緣歲餘豁然契悟以偈告龍曰隨隨昔
昔昔隨隨後無人識夜來明月上高峯元

來祇是這箇賊龍領之復告之曰得道非難
弘道為難弘道猶在已說法為人難既明之
後在力行之大凡宗師說法一句中具三玄
一玄中具三要子入處真實得坐披衣向後
自看自然七通八達去師復依止七年乃鋒
偏訪叢林後出世黃龍終于泐潭僧問牛頭
未見四祖時如何師曰京三下四曰見後如
何師曰灰頭土面曰畢竟如何師曰一場懶
懶開堂上堂舉浮山遠和尚云欲得英俊麼
仍須四事俱備方顯宗師蹊徑何謂也一者
祖師已卓二具金剛眼晴三有師子爪牙四
得衲僧殺活柱杖得此四事方可縱橫變態

任運卷舒高聳人天辟立千仞儻不如是守
死善道者敗軍之地何故棒打石人貴論實
事是以到這裏得不脩江耿耿大野雲颺綠
竹含烟青山鎖翠風雲一致水月齊觀一句
該通已彰殘朽師曰黃龍今日出世時當末
季佛法澆漓不用祖師巴鼻不用金剛眼睛
不用師子爪牙不用殺活柱杖祇有一枝拂
子以為蹊徑亦能縱橫變態任運卷舒亦能
高聳人天辟立千仞有時達強即弱有時遇
貴即賤拈起則羣魔屏迹佛祖潛踪放下則
合水和泥聖凡同轍且道拈起好放下好竿
頭絲線徒君弄不犯清波意自殊上堂色心

不異彼我無差豎起拂子曰若喚作拂子入
地獄如箭不喚作拂子有眼如盲直饒透脫
兩頭也是黑牛卧死水

吉州青原惟信禪師上堂老僧三十年前未
參禪時見山是山見水是水及至後來親見
知識有箇入處見山不是山見水不是水而

今得箇休歇處依然見山祇是山見水祇是
水大衆這三般見解是同是別有人繙素得

出許汝親見老僧

澧州夾山靈泉院晚純禪師嘗以木刻作一
獸師子頭牛足馬身夜陞堂時持出示衆曰
喚作師子又是馬身喚作馬身又是牛足且

道畢竟喚作甚麼令僧下語莫有契者師示
頌曰軒昂師子首牛足馬身材三道如能入
玄門疊疊開上堂有箇漢自從曠大刻無住
亦無依上無片瓦蓋頭下無寸土立足且道
十二時中在甚麼處安身立命若也知得朝
到西天暮歸東土

漢州三聖繼昌禪師彭州黎氏子上堂本佛
不度火甘露臺前逢達磨惆悵洛陽人未來
面鋏九年空冷坐金佛不度爐坐嘆勞生走
道途不向華山面上看豈知潘閻倒騎驢泥
佛不度水一道靈光照天地堪羨玄沙老古
錐不要南山要鑿鼻上堂舉趙州訪二菴主

師曰五陵公子爭誇富百衲高僧不厭貧近
來世俗多顛倒祇重衣衫不重人
隆興府雙嶺化禪師上堂翠竹黃花非外境
白雲明月露全真頭頭盡是吾家物信手拈
來不是塵途舉拂子曰會麼認着依前還不
是擊禪床下座

泗州龜山水陸院晚津禪師福州人也僧問
如何是賓中賓師曰巢父飲牛曰如何是賓
中主師曰許由洗耳曰如何是主中賓師便
喝曰如何是主中主師曰禮拜了退上堂由
地窺密過犯彌天灼然擡脚不起神通遊戲
無瘡自傷特地下脚不得且道過在甚麼處

具參學眼底出來共相理論要見本分家山
不支岐路莫紙管自家點頭蹉過歲月他時
異日頂上一椎莫言不道
漳州保福本權禪師臨漳人也性質直而勇
於道乃於晦堂舉拳處徹證根源機辯捷出
黃山谷初有所入問晦堂此中誰可與語堂
曰漳州權師方智後開田山谷同晦堂往致
問曰宜歲還知露柱生兒麼師曰是男是女
黃凝議師揮之堂謂曰不得無禮師曰這木
頭不打更待何時黃大喫上堂舉寒山偈曰
吾心似秋月碧潭清皎潔無物堪比倫教我
如何說老僧即不然吾心似燈籠點火內外

紅有物堪比倫來朝日出東傳者以爲笑死
心和尚見之嘆曰權兄提倡若此誠不負先
師所付嘱也

潭州南嶽雙峯景齊禪師上堂拈拄杖曰橫
拈倒用諸方席步龍行打狗擰門雙峯掉在
無事甲裏因風吹火別是一家以柱杖靠肩
顧視大衆曰喚作無事得麼良久曰刀尺高
懸著眼看誌公不是閑和尚卓拄杖一下

溫州護國寄堂景新禪師郡之陳氏子上堂
三界無法何處求心欲知護國當陽句且看
門前竹一林

鄂州黃龍智明禪師饒州人也一日上堂衆

繩集師乃曰不可更開眼說夢去也便下座上堂南北一訣斬釘截鐵切忌思量翻成途轍師同胡廸檢到公安二聖胡問達磨對梁武帝云廓然無聖公安爲甚麼却有二聖師曰一點水墨兩處成龍

澤州道吾仲圓禪師上堂不是心不是佛不

他子細又曰格外明機底問南則以北爲酬飢餓人急切相投未審將何賑濟又曰妙用縱橫底臨機辦若懸河毘耶城彼上人來未審若爲酬對又曰寒灰枯木底到這裏無言家中給侍之人日用如何指授有來參扣者設此數問問之多不契

是物古人恁麼道辟如管中窺豹但見一班設或入林不動草入水不動波亦如騎馬向水稜上行若是射鵠手何不向蛇頭上揩癢具正眼者試辨看良久曰駕喬繡出自金針杭州慈雲道清禪師嘗垂語曰箭鋒相拄底應機乃絲毫無差違方人語不相諳如何辨

太史山谷居士黃庭堅字魯直以般若風習難臘仕澹如也出入宗門未有所向好作詭詞嘗謁圓通秀禪師秀呵曰大丈夫翰墨之妙甘施於此乎秀方戒李伯時畫馬事公謂之曰無乃復置我於馬腹中耶秀曰汝以艷語動天下人熒心不止馬腹中正恐生泥鰌

耳公悚然悔謝由是絕葷惟草草於道著發
願文痛戒酒色但朝粥午飯而已往依晦堂
乞指徑捷處堂曰祇如仲尼道二三子以我
爲隱乎吾無隱乎爾者太史居常如何理論
公擬對堂曰是不是公迷悶不已一日侍
堂山行次時巖桂盛放堂曰聞木犀花香麼
弓一

公曰聞堂曰吾無隱乎爾公釋然即拜之曰
和尚得恁麼老婆心切堂笑曰祇要公到家
耳久之謁雲巖死心新禪師隨衆入室心見
張目問曰新長老死學士死燒作兩堆灰向
甚麼處相見公無語心約出曰晦堂處參得
底使未著在後左官黔南道力愈勝於無思

念中頃明死心所問報以言曰往年嘗蒙苦
苦提撕長如醉夢依稀在光影中蓋疑情不
盡命根不斷故望崖而退耳謫官在黔南道
中晝卧覺來忽爾尋思被天下老和尚誤了多少唯有死心道人不肯乃是第一相爲也
不勝萬幸後作晦堂塔銘曰某夙承記荆堪
任大法道眼未圓而來瞻寧堵寶添宗仰之
嘆乃勒堅珉敬頌遺美公復設蘋鑿之供祭
之以文吊之以偈曰海風吹落楞伽山四海
禪徒著眼看一把柳絲收不得和烟搭在玉
闌干

洪州黃龍如曉禪師僧問有客迷方來示我

徑寸辟如何是徑寸辟師曰千峰排翠色僧
云便恁麼時如何師曰萬卉長威蕤又問如
何是黃龍境師曰山連幕阜水渦洞連僧云

如何是境中人師曰形容雖醜陋出語便成
章又問語默涉離微如何通不犯師曰山花
開似錦澗水湛如藍僧云謝師答諾師曰向
道莫行山下路分明祇在路傍生乃曰煙雲
縱屢撲疑掉天水月松蘿交光相映人和境
照柳眼乍青佛法人事無欠無少雖然如是
不落時機一句作麼生道良久曰少林雖面
壁年老也心孤又曰白雲風卷宇宙豁清月
印長天形分衆水若恁麼散去便道山僧無

折合更或歌風咏月又成起浪生風正當恁
麼時如何即是良久曰幽鳥不嫌山勢閑魚
龍爭厭碧潭深

觀文王韶居士字子淳出刺洪州乃延晦堂
問道默有所契因述投機頃曰晝曾忘食夜
忘眠捧得驪珠欲上天却向自身都放下四

棊塌地恰圓圓呈堂堂深肯之

秘書吳恂居士字德夫居晦堂入室次堂謂
曰平生學解記憶多聞即不問你父母未生
已前道將一句來公擬議堂以拂子擊之即
領深旨連呈三偈其後曰咄這多知俗漢皎
盡古今公案忽於狼藉堆頭拾得蟾娘糞殼

明明不直分文萬兩黃金不換等閑拈出示人
祇爲走盤難看喚堂菴曰水中得火世還稀
看着令人特地疑自古不存師弟子如今却許老胡知

寶峯文禪師法嗣

隆興府兜率徒悅禪師贛州熊氏子初首衆

於道吾領數衲謁雲蓋智和尚智與語未數句盡知所蘊乃笑曰觀首坐氣質不凡奈何不出言吐氣如醉人耶師面熱汗下曰頭和尚不吝慈悲智復與語錐劄之師茫然遂求入室智曰曾見法昌遇和尚否師曰曾看他語錄自了可也不頗見之智曰曾見洞山文和

尚否師曰關西子沒頭腦拖一條布裙作尿臭氣有甚長處智曰你但向屎臭氣處収取師依教即謁洞山深領奧旨復謁智智曰見關西子後大事如何師曰右不得和尚指示洎乎蹉過一生遂禮謝師復謁真淨後出世麻苑有清素者久參慈明窩居一室未始與人交師因食蜜漬荔枝偶素過門師呼曰此老人鄉果也可同食之案曰自先師亡後不得此食久矣師曰先師為誰案曰慈明也某忝執侍十三年耳師乃疑取曰十三年堪忍執侍之後非得其道而何遂饋以餘果稍稍親之素問師所見者何人曰洞山文案曰文

見何人師曰黃龍南素曰南區頭見先師不久法道大振如此師益疑駭遂袖香詣素作禮素起避之曰吾以福薄先師授記不許為人師益恭素乃曰憐子之誠違先師之記子平生所得試語我師具通所見素曰可以入佛而不能入魔師曰何謂也素曰豈不見古
人道未後一句始到牢閑如是累月素乃印可仍戒之曰文示子者皆正知正見然子離文太早不能盡其妙吾今為子點破使子受用得大自在他日切勿嗣吾也師後嗣真淨僧問提兵統將須憑帝主虎符領衆匡徒密佩祖師心印如何是祖師心印師曰滿口道

不得曰祇這箇別更有師曰莫將支連鶴喚作右軍鵝問如何是兜率境師曰一水接藍色千峯削玉青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七凹八凸無人見百手千頭祇自知上堂耳目一何清端居幽谷裏秋風入古松秋月生寒水衲僧恁此更求真兩箇猢猻垂四尾喝一喝上堂兜率都無辨別却喫烏龜作鼈不能說妙談真祇鮮搘唇鼓舌遂令天下衲僧觀見眼中滴血莫有翻嗔作喜笑傲烟霞者麼良久曰笛中一曲果平樂算得生平未解愁上堂始見新春又逢初夏四時若箭兩曜如梭不覺紅顏翻成白首直須努力別着精神耕

取自己田園莫犯他人苗稼既然如是牽犁
搜把須是雪山白牛始得且道鼻孔在甚麼
處良久曰叱叱上堂常居物外度清時牛上
橫將竹笛吹一曲自幽山自綠此情不與白
雲知礦快諸禪德翻思范蠡謗泛滄波因念
陳搏空眠太華何曾夢見浪得高名實未神
引一
游閑漂野跡既然如此具服衲僧莫道龍安
非他是己好上堂無法亦無心無心復何捨
要真盡箇真要假全歸假平地上行船虛空
裏走馬九年面壁人有口還如啞參上堂夜
夜抱佛眠朝朝還共起起坐鎮相隨語嘿同
居止欲識佛去處祇這語聲是諸禪德大小

傳大士祇會抱橋柱澡洗把繩放船印板上
打將來模子裏脫將去豈知道本色衲僧審
除佛祖窟打破玄妙門跳出斷常坑不依清
僻都無一物獨奮雙拳海上橫行達家立國
有一般漢也要向百尺竿頭凝然端坐洎乎
翻身之際捨命不得豈不見雲門大師道知
是般事拈放一邊直須攏動精神着些筋骨
向混沌未剖已前萬得猶是鈍漢那堪更於
他人舌頭上咂味終無了日諸禪客要
會麼剝起眉毛有甚難分明不見一毫端風
吹碧落浮雲盡月上青山玉一團喝一喝下
座一日潛使無盡居士張公商英按部過分

寧請五院長老就雲岩說法師寂後登座橫
拄杖曰適來諸善知識橫拈豎放直下斜拋
摸步移身戒頭露角既於學士面前各納敗
闕未免喫梵率手中痛棒到這裏不由甘與
不甘何故見事不平爭忍得衲僧正令自當
行卓拄杖下座室中設三語以驗學者一曰

十三

撥草瞻風只圖見性即今上座性在甚麼處
二曰識得自性方脫生死眼光落地時作麼
生脫三曰脫得生死便知去處四大分離向
甚麼處去元祐六年冬浴訖集衆說偈曰四
十有八聖凡盡殺不是英雄龍安路滑奄然
而化其徒遵師遺誠砍火葬捐骨江中得法

弟子無盡居士張公遣使持祭且曰老師於
祖宗門下有大道力不可使來者無所起敬
俾塔於龍安之乳峯謚真寂禪師

東京法雲佛照果禪師自妙年遊方謁圓通
璣禪師入室次璣舉僧問枝子大死底人却
活時如何子曰不許夜行投明須到意作麼

生師曰恩大難酬璣大喜遂命首衆至晚為
衆秉拂璣遲而訥衆咲之師有赧色次日於
僧堂點茶因觸茶瓢墜地見瓢跳乃得應機
三昧後依真淨因讀祖偈曰心同虛空界示
等虛空法證得虛空時無是無非法豁然大
悟每謂人曰我於紹聖三年十一月二十一

日悟得方寸禪出住歸宗詔居淨因僧問達磨西來傳箇甚麼師曰罔秦漢魏間昔日僧問雲門如何是透法身句門曰北斗裏藏身意旨如何師曰赤心片片曰若是學人即不然師曰汝又作麼生曰昨夜擡頭看北斗依稀却似點糖燭師曰但念水草條無所知上堂西來相意教外別傳非大杌器不能認入其證入者不被文字語言所轉聲色是非所迷亦無雲門臨濟之殊趙州德山之異所以唱道須明有語中無語無語中有語若向這裏薦得可謂終日着衣未嘗挂一縷絲終日喫飯未嘗敲一粒米直是呵佛罵祖有甚麼

過雖然如是欲得不招無間業莫訪如來正法輪喝一喝下座上堂拈拄杖曰歸宗會斬蛇禾山鮮打鼓萬象與森羅皆從這裏去擲下拄杖曰歸堂喫茶師以力參深到語不入時每示衆常舉老僧熙寧八年文帳在鳳翔府供申當年崩了華山四十里壓倒八十村人家汝輩後生茄子蓼子幾時知得或問曰寶華王座上因甚麼一向世諦師曰癡人佛性豈有二種耶

泐潭文準禪師興元府唐固梁氏子生始幼見佛像輒哭童子不喜聞酒戲金仙寺沙門虛普乞食至其家師齋門酬酢如老成時年

八歲即辭父母願從普歸授以法華經伊吾即上口元豐僧檢童子較所習以籍名先後度師藝精坐年少不得奏名陝西經畧范公過普廬普臘高應對領畧師侍其傍伸辯詳明進止可喜范公欲携與俱西師辭曰登山求玉入海求珠人各有志本行學道世好非素心范公陰奇其語度以為僧別矣既往依梁山乘禪師呵曰驅鳥未受戒敢學佛乘乎師捧手曰壇場是戒耶三羯磨梵行阿闍梨是戒耶乘大驚師笑曰雖然敢不受教遂受具足戒於唐安律師徧遊成都講肆唱諸部綱目即棄去曰吾不求甚解法師晏演佳其

英特撫之曰汝法船也南方有大開士若瀛山真如九峯真淨者可往求之師拜受戒與同學志恭詣大鴻臚之不契乃造九峯見真淨問曰甚處來曰興元府間近離甚處曰大仰問夏在甚處曰瀛山真淨展手曰我手何似佛手師固然真淨呵曰適來句句無絲毫引一主差錯靈明天真纔說箇佛手便成隔碍病在什麼處師曰不會淨曰一切見成更教誰會師股膺就弟子之列除十年所至必隨弘聖三年真淨移居石門衲子益盛凡入室扣問必瞑目危坐無所示見來者必起從圓丁壅菜辛以為常師每謂恭曰老漢無意於法道

乎莫能測也一日舉杖決渠水漺衣因大悟走叙其事真淨寫曰此中乃牧川嘉苴耶自是迹愈曠而名愈著待制李景真守豫章仰其風請開法於雲岩未幾殿中監范公師南昌移居泐潭師辭拜注射迅撲電掃衲子畏而慕之撻拂之下常數千指自號湛堂每曰我只畜一條拄杖佛來也打祖來也打不將元字脚涴汝枯腸如此臨濟一宗不致冷落一日新到相看展坐具師曰未得人事上座近離甚處曰廬山歸宗師曰宗歸何處僧曰隻師云蝦蟆窟裏作活計僧云和尚何不領話師曰是你豈不是從歸宗來僧云是師曰

爐前馬後漢間第二上座近離甚處僧云袁州師云夏在甚處曰仰山師曰還見小釋迦麼僧云見師曰鼻孔長多少僧擬議師云話墮阿師問僧你來作麼曰特來問訊和尚師云雲在嶺頭閑不徹水流澗下太忙生僧云和尚莫瞞人好師曰馬大師為什麼扱閑黎腳跟下走過僧無語師云却是閑黎謾老僧僧云有口道不得時如何師云洞庭湖裏倒擣船雲居先馳到師問未雜駁昇文彩已彰既到寶峯如何吐露馳云目前有路師舉起書云既是雲居底為甚在寶峯手中馳云兵隨印轉持逐符行師云下坡不走拍一拍馳

擬議師曰想先馳只有先鋒且無殿後一日
法堂上逢首座便問向什麼處去座云擬與
和尚商量一事師云便請座曰東家杓柄長
西家杓柄短師云為甚拈起華縣茶瓶却是
饒州楚椀座云臨崖看滸眼特地一場愁師
呻屈座吐舌而退師在分寧遇死心和尚問
道你此回到山裏麼師云須去禮拜師兄心云
你來時善看方便師曰何故心云我黃龍路
滑師云曾躡倒幾人來心云你未到黃龍早
脚濕也師云和尚何得閉門相待死心又問
準老你安許多僧只是衆頭打閑了噇飯你
畢竟將何為人師云因風吹火心云亂統作

麼師云從來有些子師却問和尚山中安多
少衆心云四百人盡是精峭衲子師云師子
窟中無異獸心云你來時也須照顧師云也
待臨時心云臨時作麼生臨云喚來洗腳心
云你川僧家開許大口師云準上座從來如
此心云三十年弄馬騎問僧鄉里甚處云青

州師曰近離甚處云雲居師曰安樂樹下道
將一句來僧無語師却問箇僧云你道得麼
僧云某甲道不得却請和尚道師云向北驢
以馬大僧云與麼那師云你鼻孔為甚麼在
寶峯手裏僧便喝師云水裏火發見僧看經
問看什麼經曰金剛經師云經中道是法平

等無有高下是否僧云是師云為什麼靈居
山高寶峯山低僧云是法平等無有高下師
曰你却做得箇坐主使下僧云和尚又作麼
生師云且放你鼻孔出氣一日廊下見僧問
你還會也未僧云不會師曰左青龍右白虎
題一
僧云久嚮寶峯元來只是箇賣卜逃官師乃
七

點指云上座今日不好僧云老漢敗闕也師
云路逢劍客須呈劍師問僧安樂麼僧云無
事師云你大有事在曰未審某甲有甚事師
云近日上藍金剛與天寧土地相打僧無語
師云元來無事問僧如何是上座得力處僧
便喝師云好好相借問何得惡發僧又喝師
隨後喝一喝便起一日上堂云寶峯一夜睡
不着計較今日上堂揣暖搜賈搃思量不就
而今臨時逼勘事出急家門遂拈起拂子云
準上座近日作得一柄拂子且攬持供養大
衆乃擲下云竹根枝葉麻繩繫樣度天然別
一家政和五年夏六月寢疾首坐問和尚近

日卓位如何師云跋驢上肆坐云和尚也好
喫一眼藥師云朽木搭橋座云也知和尚不
鮮忌口師云你作麼生坐擬進語師云你也
好喫一眼藥以七月二十二日更衣說偈而
化閑世五十五坐三十五夏靈肯舍利塔于
石門之南源丞相張無盡製其碑諫議洪駒

父敘語錄名士李商老撰次逸事同門弟德
洪覺範紀師行實其高道碩德可想見矣琇
公稱雲居真牧和尚謂人曰出關走江淮閱
三十年參一十八人善知識於中無出佛果
佛眼死心靈源湛堂五大士而已誠哉斯言
蓋真正宗師攷其全才如此之難若佛果佛

眼死心靈源之嗣固已光明于世獨湛堂開
法日淺未有繼其高躅者然覽其遺編想其
胄次信餘子未易企及也覺範稱準於真淨
之門所謂家名雖才氣字逸群者抑知言哉
廬山慧日文雅禪師受請日僧問向上宗乘
乞師不答師曰拄杖正開封曰小出大遇也

第一

上

師曰放過即不可便打

瑞州洞山梵言禪師太平州人也上堂有二
僧齊出一僧禮拜一僧便問得用便用時如
何師曰伊蘭作旃檀之樹曰有意氣時添意
氣不風流處也風流師曰甘露乃蒺藜之園
上堂吾心似秋月碧潭清皎潔無物堪比倫

教我如何說寒山子勞而無功更有箇捨得
道不識這箇意修行徒苦辛怎麼說話自救
不了尋常拈真箕把掃帚製風掣顛猶較此
子直饒是文殊普賢再出若到洞山門下一
時分付與直歲燒火底燒大掃地底掃地前
廊後架切忌攬匙亂筋豐干老人更不饒舌

日一年將欲盡萬里未歸人大衆總是他們
之客還有返本還源者麼擊拂子曰門前殘
雪日輪消室內紅塵遣誰掃

德安府文殊宣能禪師僧問如何是祖師燈
師曰四生無不照一點任君看上堂石輩箭
秘魔义直下會得眼裏空華堪悲堪笑少林

羽一
客暗携隻履度流沙

桂州壽寧善資禪師上堂若論此事如鴟啄
鐵牛無下口處無用心處更向言中間覓句
下尋思縱饒卜度将来翻成戲論邊事殊不
知本來具足宜下分明佛及衆生纖毫不立
尋常向諸人道凡夫具足聖人法凡夫不知

參退喫茶上堂一生二二生三逼捺不住廓
周沙界德雲直上妙峯善財却入樓閣新婦
騎驢阿家牽山青水綠桃華紅李華白一塵
一佛土一葉一繹迦乃合掌曰不審諸佛子
今晨改旦季春極暄起居輕利安樂行否少
間專到上寮問訊不勞久立上堂臘月二十

聖人具足凡夫法聖人不會聖人若會即同
凡夫凡夫若知即是聖人然則凡聖一致名
相互陳不識本源迷其真覺所以逐境生心
徇情附物苟能一念情忘自然真常體露良
久曰便請薦取上堂諸方五日一參青寧日

日陞座莫惟重說偈言過在西來達磨上士

虜慶逢渠後學時時蹉過且道蹉過一著落
在甚麼處舉起拂子曰一片月生海幾家人
上樓

南嶽祝融上封慧和禪師上堂未陞此座已
前盡大地人成佛已畢更有何法可說更有
何生可利况菩提煩惱本自寂然生死涅槃

猶如昨夢門庭施設誑諚小兒方便門開羅
紋結角於衲僧面前皆成幻惑且道衲僧有
甚麼長處拈起拄杖曰孤根自有擎天勢不
比尋常曲录枝卓拄杖下座

瑞州玉峯淨覺本禪師僧問同聲相應時如
何師曰鶴鳩樹上啼曰同氣相求時如何師

曰猛虎巖前肅問一進一退時如何師曰脚
在肚下曰如何是不動尊師曰行住坐卧上
堂僧問寶座既陞願聞舉唱師曰雪裏梅花
火裏開曰莫便是為人處也無師曰井底紅
塵已漲天上堂恁麼也不得不恁麼也不得
恁麼不恁麼慄不得諸人作麼生會直下會

得不妨奇特更或針錐西天此土上堂五峯
家風南北西東要用便用以鐵釘空咄

永州太平安禪師上堂有利無利莫離行市

鎮州蘿蔔極貴廬陵米價甚賤爭似太平這

裏時豐道春商賈駢闊白米四文一升蘿蔔

一文一束不用北頭買賤西頭賣貴自然物

及四生自然利資王化又怎生說箇佛法道

理良久云勸君不用鐫頑石路上行人口似

碑碑

潭州報慈進英禪師僧問遠涉長途即不問

到家一句事如何師曰雪消長空曰此猶是

時人知有轉身一路又作麼生師便喝上堂

手

碑

報慈有一公案諸方未曾結斷辛遇改旦拈出各請高者眼看遂褪下一隻鞋曰還知這箇消息也無達磨西歸時提携在身畔上堂與麼上來猛虎出林與麼下去驚蛇入草不上不下日輪杲杲喝一喝曰瀟湘江水碧溶溶出門便是長安道上臺櫛下拄杖卽名大衆曰拄杖吞却祖師了也教甚麼人說禪還有人救得也無喝一喝上臺幕拈拄杖曰三世一切佛同入這窠窟衲僧喚作遼天鵠卓拄杖一下

瑞州洞山至乾禪師上堂洞山不會談禪不會說道祇是饑來喫飯因來打睡你諸人必

然別有長處試出來盡力道一句看有麼有
麼良久曰睦州道底

平江府寶華普鑑佛慈禪師本郡周氏子幼
不茹葷依景德寺清智下契十七游方初謁
覽印英禪師不契遂知真淨之室淨舉石霜
虔侍者話問之釋然契合作偈曰枯木無華

弱

二十一

幾度秋斷雲猶挂樹梢頭自從閻折泥牛角
直至如今水逆流淨肯之命侍巾鉢脫徇衆
聞法寶華次移高峯上堂參禪別無奇特祇
要當人命根斷絕情脫千眼頓開如大洋海
底輞一輪赫日上昇天門照破四天之下萬
別千差一時明了便能搘金剛王寶劍七縱

八橫受用自在豈不快哉其或見諦不真影
像彷彿尋言逐句受人指呼驅年得快活去
不如屏淨塵緣堅起脊梁骨著此精彩究竟
七穿八穴百了千當向水邊林下長養聖胎
亦不枉受人天供養然雖如是卧雲門下有
箇鐵門限更須猛著氣力跳過始得擬議之

間墮坑落漚以拂子擊禪林下座上堂月圓
伏惟三世諸佛狸奴白牯各各起居萬福時
中澹薄無可相延切希寬抱老水牯牛近日
亦自多病多惱不甘水草遇著暖日和風當
下和身便倒教渠拽杞牽犧直是搖頭擺腳
可憐萬頃良田一時變為荒草

瑞州九峯布廣禪師游方日謁雲蓋智和尚
乃問興化打克賓意旨如何智下禪牀展兩
手吐舌示之師打一坐具智曰此是風力所
轉又問石霜琳禪師琳曰你意作麼生師亦
打一坐具琳曰好一坐具祇是不知落處又
問真淨淨曰你意作麼生師復打一坐具淨
曰他打你也打師於言下大悟淨因有頌曰
丈夫當斷不自斷興化為人徹底漢已後從
教眼自開棒了罰錢趁出院後住九峯衲子
宗仰

瑞州黃檗道全禪師上堂以拂子擊禪牀曰
一撻打透無盡藏一切珍寶吾皆有拈來普

齋貧乏人免使波吒路邊走遂喝曰誰是貧
乏者

筠州清涼德洪禪師字覺範郡之新昌喻氏
子年十四父母併月而歿去依三峯觀禪師
為童子十九試經東都假天王寺舊籍慧洪
名為大僧依宣秘律師受唯識論臻其奧博
觀子史有異才以詩鳴京華搢紳間久之南
歸依歸宗真淨禪師研究心法隨遷泐潭凡
初一七年得真淨之道辭之東游歷沅湘一日閑
汾陽語重有發藥於是曾次洗然辯博無窮
二十二崇寧中顯謨朱世英請出世臨川之北禪告
是寺有古畫應真十六軸久亡其一師至以

詩嘲之未淹辰而應真見夢所匿之家丐歸
寺中因得之世以謂尊者猶畏其嘲而歸焉
越明年以事退游金陵漕使吳正仲請居清
涼未閱月為狂僧誣以度牒冒名旁連訕謗
事入制獄鍛鍊久之坐冒名著縫掖走京師
見丞相張無盡時奏得度改今名太尉郭天

民奏賜楷服號寶覺園明白稱寄音尊者未
幾坐交張郭厚善張羅政事時左司陳瑩中
撰尊堯錄持進御當軸者嫉之謂師頗助其
筆削政和元年十月褫僧伽黎配海外三年
春遇赦歸于江西是冬復證歎于并州明年
得還往來九峯洞山野服蕭散以文章自娛

將自西安入衡湘依法屬以老復為狂道士
執以為張懷素黨下南昌獄治百餘日非是
會故免歸湘西之南臺仍治所居榜曰明白
庵自為之銘云云於是覃思經論著義疏發
揮聖賢之秘奧及解易作僧寶傳成將負之入
京抵襄陽會淵聖登極大遂宣和用事者詔

弱一

二十三

贈丞相商英司徒賜師重剃髮還舊師名未
幾國步多艱退游廬鼻建炎二年夏五月示
寂于同安聞世五十有八門人建塔鳳樓山
師之才章蓋天稟然幼覽書籍一過目畢世
不忘落筆萬言了無停思其造端用意大抵
規模東坡而借潤山谷至於出入禪教議論

精博其才實高園悟禪師以爲筆端具大辭
才不可及也與士大夫游議論袞袞雖稠人
廣座至必奪席初在湘西見山谷與語終日
不容去因有詩贈之畧曰不肯低頭拾脚相
又能落筆生雲煙其後山谷過宣春見其竹
尊者詩咨賞以爲妙入作者之域頗恨東坡
不及見之著林間錄二卷僧寶傳三十卷高
僧傳十二卷智證傳十卷志林十卷冷齋夜
話十卷天厨禁臚一卷石門文字禪三十卷
語錄偈頌一編法華合論七卷楞嚴尊頂義
十卷圓覺皆證義二卷金剛法源論一卷起
信論解義二卷並行于世承相張無盡稱覺

範蓋天下之英物聖宋之異人然古之高僧
以才學名世殆與覺範並驅者多矣必以清
標懿範相資而後美也覺範少歸釋氏長而
博極群書觀其教揮經論光輔策林致致爲
手不停綴而言滿天下及陷于難著逢掖出
九死而僅生垂二十年重削髮無一辭叛佛
而改圖此其爲賢者也然工呵古人而拙於
用己不能全身達害峻戒節以自高數陷無
羣之罪抑其恃才暴耀太過而自取之邪嘗
自謂識不知微道不勝習者不獨爲洪寶錄
亦以見其不自欺焉惜哉

衢州趙化靜禪師上堂聲前認得已涉康縕

句後承當猶爲鈍漢電光石火猶在遲疑點
著不來橫尾萬里良久云有甚用處咄
南嶽石頭懷志菴主婺州吳氏子年十四師
智慧院寶傳二十二試所習落髮肆講十二
年宿學敬慕嘗欲會通諸宗正一代時教有
禪者問曰杜順乃賢首宗祖師也談法身則

眉一
曰懷州牛突禾益州馬腹脹此偈合歸天台
何義邪師無對即出游方晚至洞山謁真淨
問古人一喝不作一喝用意旨如何淨叱之
師趨出淨笑呼曰浙子齋後游山好師忽領
悟久之辭去淨曰子所造雖逸格惜緣不勝
耳因識其意自爾諸方力命出世師却之菴

居二十年不與世接士夫踵門畧不願有偈
曰萬機休罷付寢愁踪跡容野鹿參不脫
年有何旨趣師曰山中住獨掩柴門無別趣
三箇紫頭品字糧不用搜毫文彩露_{華寧改}
元冬曳杖造龍安人莫之留明年六月晦問
侍僧曰早暮曰己夕矣遂笑曰夢境相逢我
睡已覺汝但莫負叢林即是報佛恩德言訖
示寄於寂樂堂茶毘收骨塔于乳峯之下
婺州雙溪印首座自見真淨徹證宗猷歸遁
雙溪一日偶書曰折脚鑑兒謾自煨飯餘長
是坐堆堆一從近日生涯杜百鳥衝乾去不

來又以觸衣碎甚作偈曰不挂寸絲方免寒
何須特地裹長竿而今落落零零也七佛之
名甚處安

洪州奉新縣慧安慧淵禪師北人孤硬自立
久參寂堂已有契證復參真淨深誦幽奧陸
沉衆中與衆作息人無知者時慧安禪院臨

道

慧安

道左凡衲子往來於泐潭黃龍洞山黃檗者
無不經由偶法席久虛時真淨在寶峯太守
移書命擇人居之衆中衲子者宿皆憚其行
久之不決師忽白真淨曰慧淵去得否真淨
喜云汝可去遂復耆舉師時港堂為首座問
師云公去如何住持師曰慧淵無福當為一

一切人結緣自有一榜榜打街供衆港堂云須
老兄始得遂作煩餞之云師入新吳誘攜群
有且杖驅脚先展佛手指點是非分張好醜
秉殺活劔作師子吼應羣生機開布袋口撒
向南北東西直教珠回玉走含靈昧已之流
頻出無明窠曰阿呵呵見三下三三三如九

祖祖相傳佛佛授手師既至逐日打化遇暫
到即延歸院中宿泊且曰容某甲歸修供養
如此三十五年風雨不易鼎新創建佛殿輪
藏羅漢堂凡叢林所宜有者咸皆備焉死心
叟住黃龍訪之師曰新長老汝常愛使沒意
智一著子該揀人今夜且宿此待與公理會

些細大法門死心憇之語侍者云這漢是真箇理會底不能與他諉牙劈齒得不若去休不宿便行師後終於慧安閣維六根不壞者三獲舍利無數異香滿室累月不絕奉新後遭兵火殘破無子遺獨慧安諸殿巍然獨存蓋頑力成就神物護持所致云。此二卷終